



母海由于过度的采集，海里的珍珠越来越少了，真应验了人的无义，海也无情，这一切现象发生，使得珠民苦不堪言。因而，在合浦珍珠采集史上的每一页，都充斥着采珠人的血泪斑斑，使母海岸上留下了珠妹幽怨彷徨的脚印。由此它演绎出珠妹、珠民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：相传古时候，皇帝派太监坐镇白龙珍珠城，强迫珠民下海采捕夜光珠，太监把当地采珠能手都征集来采珠。勇敢善良的采珠能手海生为了得到夜光珠以拯救珠民，他冒死前往杨梅池的红石潭采珠。红石潭水深礁石众多，海珠池不仅有暗流，还有两条恶鲨日夜守护夜光珠。海生不畏险恶，勇敢地与恶鲨搏斗，负伤鲜血直流，幸得珍珠公主全力救助，才免于一死。公主为拯救珠民，好心的将夜光珠献给海生。海生得了夜光珠，回到岸上。太监得到了夜光珠，用绵绢包裹十几层，锁入檀香木盒，再包了几层红布，连夜派重兵押送宝珠回京。当太监一行走过白龙附近杨梅岭时，忽见海面闪现一道白光，太连忙打开檀香木盒查看，夜光珠已不见踪影。太监吓得目瞪口呆，只好又回到了白龙城，逼令珠民再下海捕珠。京城皇帝连下圣旨，太监急得坐卧不安，便采用最毒辣手段“以人易珠”，将珠民缚上大石，沉入海底，找不到夜光珠不得升上海面。空手而归便会“人头落地”。海生又被迫下海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在海水里寻捕，再次遇见珍珠公主，她爱慕着海生，不忍心让海生在海水里冒险，再次把夜光珠献给海生。海生喜出望外，感恩不尽，他抱着夜光珠回到岸上。太监得珠后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左思右想，实在想不出送珠上京的好办法，这时有人就想出了“割股藏珠”的主意。太监决定“割股藏珠”，便叫手下把自己的股部割开，塞入夜光珠，伤口痊愈后，立即起程回京，太监认为这次一定安全了。但刚走近白龙界的杨梅岭，忽然天昏地暗，雷鸣电闪，山摇地动，惊雷四起，太监的坐骑受惊狂奔，把太监摔昏在地，只见一道雪亮的白光划向海面。太监醒来叫人割开伤口，夜光珠踪影全无，城内珠民四散逃离。太监自知空手回京必死无疑，只好返回白龙城，在惊慌中吞金自尽。今天在合浦白龙城外仍然尚存有“太监坟”的

遗迹。

珠乡合浦的“南珠”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水珍珠，雄居群珠之首。唐代著名诗人就有：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。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在参观白龙珍珠城遗址时，泼墨赋诗《合浦吟》，对南珠寄予“玉润星圆千百斛，南珠应夺亚洲魁”的厚望。

茫茫人海中进行淘珠作业的珠民干的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由于采珠作业的艰辛与危险，古代采民把它视为徒手作业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“魔鬼”，采珠人或珠妹的生命安全常常受到严重的威胁。人在海底采珠没有良好的保护设备，停留的时间短了采不到珠贝，时间长了会窒息或寒栗而死。更有不幸的事，采民在采珠时，要是遇到鲨鱼或其他海洋动物的袭击而来不及逃避的话，船上人看到的只是一缕缕浮上水面的鲜血，便知水下的人已葬身鱼腹。如若采珠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也会船坠人亡的。

海里缺氧、寒冷，凶猛鱼类和动物的袭击，使得受伤致残或葬身鱼腹的采珠人或珠妹比比皆是。明朝廉州知府林兆珂在《采珠行》云：“哀哀呼天天不闻，十万壮丁半生死，死者常葬鱼腹间。”更好的诠释了珠民采集珍珠的艰难与无奈。

可见古代合浦珠民为采珍珠死于珠池者不可胜计，被世人评之为“以人易珠”的精辟的解读恰如其分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“真珠”篇中曾描述了珠民采珠的艰险“合浦县海中有梅、青、婴三池，蜒人每以长绳系腰，携篮入水，拾蚌入筋即振绳，令舟人急取之。若有一线之血浮水，则葬鱼腹矣”。《明史》也记载有许多珠民为完成“派珠”任务而致伤残，甚至时常有葬身鱼腹的事件发生。

出海采珠的珠民不仅是生命受威胁，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地位的。在采捞珠贝的过程中，随着盈筋满箩的珍珠出于海面，幽怨彷徨的身影在海岸徘徊。珠民为生计所迫，慢慢的他们由惧怕大海到熟知掌握了大海的习性，炼就了采珠

深潜的绝技。

南汉刘铤时期开始，珠池成为朝廷的专利禁区，珠民成为终生不能改业的登籍贱民，登民成了采珠的奴隶。到清朝雍正年间，合浦珠民才获得永除登籍的政治待遇。苦难与艰辛铸就了南珠人的品格，他们勤劳、勇敢，崇尚真、善、美无私奉献精神。在珠乡世代影响下，鼓励着珠乡人民奋发进取。在北海合浦你到处都可以听到“珠还合浦”的赞颂，看到“还珠”的象征物，比如“南珠魂”、“魂系南珠，珠还合浦”等城市雕塑像。漫步街头还随处可见“还珠路”、“还珠桥”、“还珠亭”、“还珠宾馆”、“还珠精品店”等等墨致。“还珠”“南珠”在珠乡人的心目中，是最美丽的词海，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、政要将领将“还珠诗”“还珠赋”录在本上，写在心里，挂在墙上，以表示对先贤孟尝的敬仰，当作自勉自励的座右铭。

“珠还合浦”的故事历经两千多年的流传，有许多不同的版本，但故事所表达的精神是一样的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当年“以人易珠不见人”“采得珠来泪已枯”的悲惨采珠生活，反映了古代人民对“合浦多珠”的来历所作的种种富有浪漫色彩而又艰辛工作的境况，表达了珠乡人民对龙珠公主的崇敬，对强权掠夺的痛恨，追求光明，憧憬幸福的美好愿望。

冯敏昌《采歌》“江浦茫茫月影孤，一舟才过一舟呼。舟舟过去舟舟得，得得珠来泪已枯”，诗诠释了采珠归来的珠妹幽怨彷徨的痛苦神情，细腻凝重，光润晶莹，浑圆剔透的“南珠”隐含了珠妹几多哀悠的心绪。合浦“南珠”韵味，媚了天下，晋朝帝王为此称之为“媚川郡”。